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

雪 葦 著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雪 葦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

著 者 魯 迅

※
※

有 版 權

1949年12月海藏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冊

1951年5月海藏第四版上海印7001—9000冊

1952年8月新一版上海印9001—12000冊

1953年2月新二版(重排本)上海印12001—22000冊

書號(106) [116] 定價 ¥ 6,4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前記

『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主要在於解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底基本部份——關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須要思想上的自我改造問題。

四年半來現實的發展，證明這樣來理解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正確的。但是也有缺點，主要是在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必要的時候，過重地提出了這一改造對於現實作用的意義，好像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完成自我改造的任務，我們文學上的新民主主義時代就要在創作上落空似的。當然，這是不妥當的；在論點上說是過火，在意義上說也易起反作用，可能給自甘落後者以藉口，其意若云：『你既依靠着我，我不改造，你也沒有辦法。』其實，本書的任務，不過在

於解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歷史底真實，就是——

『中國歷史在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宣告：來了很歡迎，但望進行自我改造，以便於長相結合，若堅持不變，那就聽便吧，我們同走到哪裏算哪裏，至於這個革命，那是要不停進行，堅持到底的。』（舊版本，八七——八八頁。）

這不是賭氣可以轉移問題底實質的。但我的缺點究竟還是我的缺點，故加以改版，把類似的缺點和錯誤修正。此外，還有幾個問題應該在這裏加以補充或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文藝工作者自我思想改造本身的問題。在全國解放三年，特別是『武訓傳』批判及文藝界整風運動的情況下，我們的文藝工作同志們一般都明確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這一個基本方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

題已不是一個爭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了。就是說，大家不僅接受毛主席這一偉大的文學藝術活動上的方針，而且大規模地在開始實踐：到工農羣衆的實際生活中去，鍛鍊自己，理解工農兵及其生活，以便於在完成自我改造任務的過程中寫出符合於毛澤東文藝思想底要求的作品。這是我們祖國進入新的時代的新的氣象，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但也有各種情況，首先是所謂『指思想改造的包袱』，不能主動地進入生活而是被動地進入生活。生活是要人去掌握的，要掌握，就要自己有主人翁的態度。一個作家對生活如不能採取主動的態度，就不能加以理解並且掌握住它底規律，一個作家如不能掌握我們當前現實生活底規律，就必然寫不好作品，也就不成其爲作家了。這樣說，與思想改造的要求是否有衝突呢？答復是不僅沒有衝突，而且同一意思就包括在這改造要求的方針之中。因爲第一，既說是『自我』改造，既是把問題取決於自己，那就是要求主動而排斥被動。第二，既說是『思想』改造，既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那就是說這要從認

識觀念上來解決；既是從認識觀念上來解決，以自己思想上的「通」爲前提，那就必然是興緻勃勃、戰士走上戰場一般進入生活而不是「只期待着刮似的」（馬克思）進入生活。最後，第三，思想改造的本身，不主動也是不能勝利的，把它作爲包袱，就是還不能真正懂得並接受這一方針的表現。這個方針正是暴露我們社會生活底真實，揭出它底祕密，指示我們以成功的道路。所以不是塞路的，而是開路的；不是給人以負擔，而是給人以力量；不是給人以冷，而是給人以熱。我們受着這陽光照射的人，只有更加有勇氣與有信心，一時的喪氣只是一種尙未認清問題的反常現象，不應該長時間存在下去的。

再是把深入生活以鍛鍊自己的行動看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這也是不確實的。下廠或者下鄉去親身體驗生活，以從實際上開始解決自己獲得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同時也是從實際上建立自己的寫作基礎，對於生活獲得感性認識的基礎。這是必要的，也是根本的。但不能看作一切。比如拿下鄉來說吧，置身一村，

所見一事，（一個地方的一個運動過程）怎麼就能創造『典型環境裏的典型性格』？要達到這一點，非把視線擴大不可。而要擴大視界，就要取得超乎肉體所及的文字記錄材料的幫助，以自己的感性作基礎，從龐大的生活記錄中把自己對於生活的理解提高到階級的範圍，從階級的動向上掌握人物的特徵，抓住其本質，依據豐富的生活知識表現出來。不這樣，高度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作品仍是沒有的。但這樣，就可看出深入生活（下廠下鄉）並不是一切，就科學地得知其解決問題的限度。這是根本的，是改造自己思想與寫出爲工農兵服務的作品的關鍵，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沒有這個是不行的，且就是這點，也要如毛主席所說，反覆深入，下十年八年的功夫；但基礎還只是基礎，不能放棄別的方面的努力；知道得更多一些，把範圍看得更大一些。不然，不只典型創造的問題不能解決，甚至到生活中去單純『收集材料』的錯誤也難從根底上糾正的。

自然，就是這樣說，以及這樣來強調思想改造的問題，並不脫離寫作活動。

把寫作活動與思想改造對立起來或分割開來都是不對的。我們的武器就是作品，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爲了生產這個，所以在生活的同時，在改變自己思想感情的同時，都要努力寫，經常寫；思想改造有無進展與是否完成，以及生活認識與藝術修養有無進展與是否成熟，都是應該而且只能通過作品來表現的，也如契訶夫所說，做小狗的時候因爲聲音不宏亮而不想叫，到長成大狗時就根本不會叫的，會連原來的一點也沒有了。不過，這在本書中原已強調，這裏就不多談。

第二個問題是培養工農出身的工人階級作家的問題。本書曾寫着：「我們可以及而且應該期望，並應該認真的幫助出現從工農兵自己出來的作家。甚至可以期望，那時候才來使我們新的文學開放光耀世界的繁茂的花朵。」（舊版本，五五頁。）但並未詳論。現在，不只跟着全國大解放而來的工農文藝教育工作上條件的成熟，因而使得大量培養工農出身的工人階級作家的問題成爲現實的問題，而且跟着五年建設計劃的開始，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時間內的一定實現，也使大量

培養工農出身的工人階級作家的問題成爲迫切的問題了。過去，從『左聯』時期起經過『延安』時期以至於現在，我們都會不間斷地有意識地做着這一工作。抗戰時期延安的產業工人那樣少，但也培養過兵工廠和中央印刷廠的一些同志。而凡這一切，都沒有得到什麼大的結果，縱然曾經特殊地生長着幾個，也得不到鞏固和發展。這是什麼緣故呢？二十來年的經驗教訓着我們：這一工作要做得好，第一，要從更大的範圍下手，不能犯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如果沒有面向整個階級的掃除文盲工作做基礎，便只能在極少數的『特殊人物』上兜圈子，這就長久不能匯成顯著的力量，很難繼續壯大起來，而且極容易『斷氣』；第二，還得留心培養的方法，如果不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而是用小資產階級思想或『單純技術觀點』去『培養』，那即令培養成功了，也不會成爲工人階級的作家或『工農作家』，因爲這不過只是保留了一個工農『出身』的招牌，卻換進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在意義上恰得其反，倒成了小資

產階級作家的尾巴。在我們現在這樣的時候，在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包圍狀態尚未徹底解除的時候，這樣來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當然，提到這些，是爲了在目前這樣『萬事俱備』的條件下，我們能够更腳踏實地與更聰明的來做好這個工作。既有了祁建華、曾端儀……等等同志們的努力與創造，文藝上的培養工農出身的工人階級的作家這一工作底第一個前提是確立了，因爲由於這些同志的努力，我們有了在七、八年之內大量消滅文盲並提高到能够初步寫出自己思想的客觀條件；有了這個七、八年之內大量消滅文盲的事實，再加上廣大工農羣衆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與偉大的生活鍛鍊，十數年間出現大批工農出身的工人階級的作家，是完全可以預見的遠景了。當然，這要加上我們現在的作家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深入羣衆生活也深入羣衆的文學藝術生活，在裏面學習吸收也在裏面發現培養，幫助加工，幫助學習。

由此連繫到的第三個問題，便是本書第三章第四節所論及的文字問題。現在

在祁建華同志的速成識字、曾端儀同志的速成寫字與在實驗中的速成語文教學與速成算術教學之後，對於這一問題上的過去的見解應該有一些新的修正和補充：

第一，這裏所引的、魯迅先生對於漢字的分析，依舊是正確的，漢字脫離語言，不便於人民大眾學習和運用的性質仍然存在；因此，我們的文字仍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字的方向。但是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即是說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要根據現實的情況（漢字有幾千年的歷史與現在仍積極使用的事實）來製訂，要打破非用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不可的思想。但是，第二，如吳玉章同志所說：『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這事實上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中國人沒有拼音的習慣，以前唸書的人少，懂得反切和音韻學的人更少。漢字已有極悠久的歷史，在文化生活上有深厚的基礎，其改革必須是漸進的，而不應粗暴地從事。』（『中國語文』創刊號。）第三，在祁建華同志等的創造活動下，證明了漢字的認識和使用並不到過去所設想的那樣困難程度，要把一個文盲變成

非文盲，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了，自然從非文盲再發展爲可以從事專業活動的知識分子，另外還要好幾年的時間，但總比過去從舊現實出發而估計的十年二十年縮短了若干倍，而且祖國急需進行大規模的建設，目前就將開始，廣大文盲存在的現象必需立即有步驟地予以克服，鑒於實際存在的情況，創造拼音的新文字又非一蹴可就。這樣，就應該補充本書裏的主張，不僅是：『當前的文學普及工作，還是只有暫時憑藉白話文來做，「懂得」的人是會少一些，但也不必便被嚇倒，在「都懂得」的新文字還沒有之前，就只有這一個法子，也不必減少勇氣和信心，凡事只要不是毒藥，做一點總比全不做強。至於目前工農兵大衆在文化上所受的方塊字限制（文盲及半文盲），只好由別的方法（文化課）來彌補，也不因爲終有實行拼音的新文字的一天，而現在便不肯教他們認識方塊字。』（舊版本，一三一頁。）並且要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目前就用漢字來消滅文盲，在拼音的新文字沒有實現之前，先讓大家依祁建華同志等的方法來都認識和使用漢字，

並不因為終有文字改革的一天而鬆懈這一仍用漢字掃除文盲的工作。

我在四年半以後來檢查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時，需要修改和補充說明的地方大
致便是這樣。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記於上海。



目次

前記

一

新文學的歷史說明什麼

一七

文學寫作的方向問題

三

文學運動的方向問題

一五

書後

一〇九

